

# 艾丽丝·门罗小说中的象征意义解读

赵红新

(辽宁丹东 辽东学院 118000)

**摘要:**文学作品中象征的使用不仅能深化主题,使之更形象,而且常常能奇迹般地激起读者的情感并唤起读者的想象,从而赋予作品与众不同的全新意义。因此读懂象征艺术对于理解该小说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笔者对艾丽丝·门罗小说作品中的“荒野”、“森林”、“信”、“山羊”和“绿裙子”进行分析,探讨文本背后作者对人生与社会的感悟和态度。

**关键词:**艾丽丝·门罗、象征、主题

A Symbolic interpretation of Alice Monroe's novel

Zhao Hongxin

(Liaodong University, Dandong, Liaoning Province, 118000)

**Abstract:** The use of symbols in literary works can not only deepen the theme and make it more vivid, but also can often miraculously arouse the readers' emotions and arouse the readers' imagination, thus giving the work a different new meaning. Therefore, understanding the symbolic art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understanding the novel.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wilderness", "forest", "letter", "goat" and "green skirt" in Alice Monroe's novels, and discusses the author's perception and attitude towards life and society behind the text.

**Key words:** Alice Monroe, symbol, theme

象征是文学作品表现手法,也是文本叙事艺术方面的一种新的方式。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存在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两种,象征能够将抽象的概念通过一定的形式直接表现出来,把作家对人生与社会的理念表现在作品之中,再通过读者的想象创造出来。从本质上说,象征就是通过某一事物去体现另一抽象事物的思维方式。在这一过程中象征方面的特点或是性质是作者心理最直接的表达,是精神意义形象化和物化的过程。在门罗的小说中,象征的运用是其叙事作品中的一大艺术特点。

## 一、荒野的象征意向

在门罗笔下,荒野既是提供生存和庇护的地方,也是充满恐惧和死亡威胁的地方,荒野的象征意象,构成了门罗小说复杂情感的底蕴。在《荒野小站》中,她赋予荒野三重象征意向:

第一重是家园,这是对西蒙和弟弟乔治而言的。西蒙和乔治兄弟俩是一对孤儿,他们被各自寄养在别人家里,对他们来说没有家园的概念。直到他们离开寄养家庭来到休伦,他们开荒种地,披荆斩棘开辟道路。荒野给他们提供了物资,创造了财富,承载了他们生存的希望和对新生活的梦想。

荒野的第二重象征意向是死亡,这主要针对西蒙。西蒙和乔治一起去荒野林地砍树,西蒙意外死在那里。他的死因无人知晓:弟弟乔治说西蒙是树枝砸死的,妻子安妮说是自己拿石头砸死了西蒙。只有荒野是西蒙死亡真相的唯一见证者,它的意象带着死亡的恐惧和威胁,有着最后审判的意味。

第三重象征意象是庇护所,这重象征意象主要是对安妮而言的。丈夫去世,乔治离开,安妮一个人留在了原来的小屋。对安妮来说,荒野是能够抚平伤痕和收留她的庇护所。在她写给朋友萨迪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几乎每晚都做梦,他们中的一人拿着斧子追我。不是他,就是乔治,反正是他们中的一个。有时候不是斧子,是他们中的一人用双手举着一块大石头,躲在门后等着我。梦是对我们的警告。

我不再待在屋里,怕他找到我。当我不在屋里而是在外面睡以后,噩梦没那么频繁了。天气忽然就暖和起来,外面蚊虫也多了,可我不怎么在乎。我能看见它们咬出的包,却没有任何感觉,这也是我在外面受到庇护的征兆之一。一听到有人过来,我就蹲下身去。我吃一些浆果果腹,红的黑的都有,上帝保佑我没吃出毛病。(门罗,2013)

她为了拯救别人而违背了自己的内心,她每晚都做噩梦,承受着内心的煎熬和折磨。在荒野中,她找到了庇护。安妮在荒野中以

一种近乎野人的状态生存着,她在荒野中以野果为食,寻找灵魂的解脱与救赎。安妮是一个孤儿,父母双亡的她自小在收容所长大,虽然她身材消瘦,有一只眼睛还不太好,但是她吃苦耐劳。当她嫁给西蒙来到这片土地的时候,贫瘠的生活和现实并没有压倒这个女孩,她很快就适应了这里。但是西蒙的死,乔治的离开,又让安妮成了一个人。这个世界上她茕茕孑立,形影相吊。荒野为她提供了最后的避难之所,她不再频繁做噩梦,灵魂得到了解脱。荒野给了她继续活下去的希望,让她重新感受到了生命的力量,她决定听从内心的声音坚强地活下去。

## 二、森林的象征意象

在小说《森林》中,森林代表的不仅是一种自然环境,更是一种精神的回归。故事讲述丈夫罗伊性格沉闷,很难融入妻子莉当地的大家庭,他喜欢做木工活,喜欢独自一个人去森林锯木头。罗伊和莉的感情很好,彼此视对方为珍宝。罗伊喜欢树木,树木对他来说就像老朋友一样。他对每一种树木的名字、纹理和特性都如数家珍。他喜欢锯树木的时候发出的香味和苹果树燃烧时候发出的让人安宁的香味。妻子莉比较随和,她原来在镇上的一家牙科诊所当接待员和会计员。冬天的时候,莉因病辞去了工作。她的身体和精神都越来越差,夫妻关系也开始产生距离。

罗伊怀念以前的妻子,怀念她的玩笑,她的活力。他希望以前的她回来,但他无能为力。他只能对现在这个性格阴沉、无精打采的女人保持耐心。有的时候,她的手在自己的面前挥舞不停,好像有蜘蛛网,或者是被荆棘缠住了。(门罗,2013)

一次伐木的时候,罗伊遇到铂西,听他说起森林的主人将由锯木厂向酒店提供柴火的信息。如此一来,罗伊就不能再到森林伐木了,这意味着仅属于自己的一点空间也要失去。雪后的第二天,心情烦躁的罗伊开着卡车又来到了森林里,他想趁冬天还没有完全到来之前,把木材都运出去。结果在伐木中,因雪天路滑,他把腿摔伤了。罗伊知道在人迹罕至的森林里这是十分危险的,他拖着受伤的腿向卡车的方向努力爬去。就在他筋疲力尽,精神崩溃打算放弃的时候,突然发现妻子莉开着卡车正向自己赶来。罗伊感到从前的妻子又回来了,两人又恢复了默契和融洽。

在这里,森林不再是单纯的自然环境,而是一种精神上的回归象征。罗伊最后得到的不仅是能够在森林里伐木的自由,更重要的是,通过森林中摔伤腿这一事件,他和妻子莉的关系又回到了之前的亲密无间,他从精神上得到了救赎和回归。

此外,在妻子莉生病之后,他把森林当成了自己逃避的场所:

大部分人靠叶子来分别树种,或者看树的形状、大小。不过,走在叶子已经掉光的丛林里,罗伊根据树干来分辨。铁木重,是可靠的木柴,它的树皮是棕色的,表面粗糙,树干又矮又壮……樱桃是最黑的树,它的树皮是一片片的,形状别具一格……这里的苹果树和果园的苹果树倒是更接近,不算太高,颜色没有那么黑。榕树则是一种有军人风度的树,树干上长了类似灯芯绒的棱纹。枫树的树皮是灰色的,表面不规则……山毛榉和栎树则是另外一回事儿。虽然他们没有现在几乎已经消失的大榆树的可爱造型,但它们有自己与众不同的特点。山毛榉光滑的树皮是灰色的,像大象的皮肤颜色……栎树则永远像是故事书里的树。仿佛所有的故事都是这样开头的,“很久很久以前,有一片树林”,而树林里全部都是栎树。(门罗,2013)

罗伊在森林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属和世界,在这里的他身上充满了人情味,他也不再是那个沉默寡言的罗伊,他把每一棵树都当成朋友,他对它们的一切是那么熟悉和亲切。当罗伊从铂西那里得知自己有可能失去森林这片属于自己的天地,不能再在森林里伐木的时候,森林在罗伊的眼里又完全变了一副面孔。此刻的森林仿佛是掌握着生杀大权的深怕记者,以无情和冰冷的面孔来报复以罗伊为代表的索取者。当危难时刻妻子莉突然出现在时,森林在罗伊的眼里又发生了奇妙的变化:

天色阴暗,还有浓密的雪,他只能看见第一排树。今天早些时候,他经过这里时,天的夜幕还没有降临。不过,这会儿他才注意到,他才发现,以前来树林的时候,他错过了一东西。树林竟然这么纠缠不清,这么稠密,这么隐秘。它不是棵树,然后另一棵树,而是所有的树在一起互相支持,互相帮助,然后编织成一样东西。在你不知不觉之中发生的一种变形。(门罗,2013)

在濒临死亡的时候,罗伊感受到了生命的力量并获得了精神回归。在他发生意外面临崩溃的时候,妻子冥冥之中产生预感赶了过来,她的病态消失了,活力又回来了。这树林里的树一棵棵缠绕在一起,相互扶持,正如他和妻子一样,亲情之树早已根与根、枝与枝紧紧交织在一起。

### 三、信的象征意象

在门罗笔下,信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其象征意义丰富多彩。信件所包含的时间与空间的距离,暗示了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关系。信的不断出现将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境遇体现出来,将这种疏离分裂的抽象状态变得普遍日常。

在小说《逃离》中,信主要用来告别,象征一种分裂关系。不管是母女之间的告别,还是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告别,信往往意味着离别的开始或是离别的结束。卡拉的第一次逃离是从父母家。那时卡拉对克拉克着迷,她不愿意过父母的那种生活,虽然对未来的前景一片茫然,但是在出走的那个清晨她依然感觉兴奋不已,并给母亲留下了字条:

我一直感到需要过一种更为真实的生活。我知道在这一点上我是永远也无法得到你们的理解的。(门罗,2016)

母亲唯一的回信写道:“你都不明白你放弃的是什么。”(门罗,2016)卡拉看不起父母,对他们不屑一顾。母女之间简短的通信可以看出彼此之间不能有效的沟通,谁也不认同对方的做法。母亲更是对卡拉的出走感到气愤。只写了短短一句话就没有了下文,这里的信象征着母女关系的分裂。卡拉的第二次逃离是离开克拉克。她无法忍受克拉克的火爆脾气,克拉克的大男子主义使她无比压抑。在西尔维亚的帮助下她决心逃离克拉克身边,在慌乱之中她给克拉克写下:“我已经走了,我不会有是。”正如文中西尔维亚所说的,卡拉当然分清“事”和“是”的,慌乱中写下的错别字,正说明了卡拉的心不在焉。她在内心并不想真正离开克拉克。信在这里代表的是一种告别,对克拉克的告别,对过去生活的告别。但这告别又是那么得不坚定,所以卡拉才会在逃离的途中不断动摇。最后在去往多伦多的途中忍不住给克拉克打了电话,匆忙结束了她的第二次逃离之旅:

“来接我一下吧。求求你了。来接接我吧。”

“我这就来。”(门罗,2016)

### 四、绿裙子的象征意象

在门罗的作品中绿裙子也作为一个高频词经常出现。绿色在西方文化中是希望和美好的象征。绿色是大自然的颜色,是朝气蓬勃、富有生命力的象征,同时引申出“不成熟、无经验”这一象征意义。(吴俊,2005)在小说《拨弄》中,绿裙子有两重象征意义。第一重象征意义,绿裙子象征着主人公若冰朝气蓬勃、富有生命力的青春;第二种象征意义则象征着若冰由于命运的播弄,爱情的最终破灭。在文章的开头部分,叙述者首先描述了若冰打算等洗衣店的人把绿裙子准备妥,第二天去看戏:

“我会死的,”许多年前的一个晚上,若冰这样说,“如果她们不把那条裙子给我准备好,那我一定会死的。”

他们是在伊萨克街一座有暗绿色护墙板的房屋安了纱窗的前廊上。住在隔壁的威拉德·格里格正在牌桌上和若冰的姐姐乔安妮玩纸牌。若冰坐在一把长椅上,对着一本杂志直皱眉头。这条街一路过去,从好几家厨房里都冒出了烟草与番茄汁相克却又混杂在一起的气味。

威拉德瞧着乔安妮那张几乎没有一点笑意的脸,片刻后她用不动声色的口气问了一句:“你说什么来着?”

“我说,我会死的。”若冰气呼呼地说,“我会死的,如果她们明天还没有把那条裙子准备妥的话。我说的是洗衣店里的那些人。”(门罗,2016)

这段话反映了若冰焦虑而紧张的等待心情,说明绿裙子对若冰来说的重要性。接下来故事采用倒叙手法讲述五年前若冰还在斯特拉特福接受护士训练的时候,偶然的去看了一部莎士比亚的戏剧演出,从此爱上了看戏的感觉。她下定决心每年夏天都要去看一场戏剧。有一年,若冰在看戏的时候不小心把钱包和返程的车票丢了。一筹莫展之际遇上了好心的钟表店老板丹尼洛,丹尼洛主动帮助了若冰,两个人一起吃晚餐,听爵士乐,聊莎士比亚,那天晚上分别时两人在火车站相拥亲吻并定下了约定:

“明年夏天我还会在老地方。还是那家店铺。明年最迟六月,我一定会在的。明年夏天。因此你可以挑选你要看的戏,上这儿来,去那家店。”

“我那时候再还你?”

“哦,是的。我再做饭,咱们一块儿喝红酒,我会告诉你一年来发生了什么事,你也告诉我。不过另外我还有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

“你仍然得穿同样的衣服。穿你的绿裙子。你的头发也仍然是这个样子。”

她笑了。“这样你才能认出是我。”(门罗,2016)

绿裙子的象征意象在文章中起到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作用。因为干洗店的人没有把绿裙子收拾好,若冰无奈之下只能买了一条酸橙绿色的裙子来代替。因为颜色的改变一切都面目全非,人生亦是如此。往往关键之处的稍加变动,结局便大相径庭。文中因为干洗店的人把裙子搞砸,象征物的细微情节变动,改变了小说中人物的命运。绿裙子象征着若冰爱情的破灭,她的人生因为关键处细微的变动而注定了被命运捉弄,最后以悲剧收场的结局。

门罗通过象征手法的运用,赋予了每个象征物以生命,通过把抽象事物的具体化、形象化,深刻揭示了作品的主题,赋予文章以深意,从而给作者留下了回味无穷的意蕴。

### 参考文献:

- [1]艾丽丝·门罗.公开的秘密[M].那楠,陈笑黎等,译.译林出版社,2013.
- [2]艾丽丝·门罗.幸福过了头[M].张小惠,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 [3]艾丽丝·门罗.逃离[M].李文俊,译.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
- [4]吴俊.英语颜色词之象征意义在英美文学的应用[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第C1期):239-242.